

CUP: 聲音對你來說是甚麼? 這種看法是甚麼時候有的? 有轉變嗎?

HKW: 我一直都認為, 聲音是一種在生活裡, 可以用來創造詩意 (poetry) 的工具。

CUP: 你在哪裡找靈感?

HKW: 很多作品的靈感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我自己的生命經驗。有人說過, 最有趣的藝術展覽其實都是跟‘家’有關。我相信, 我們生活的‘家’, 不管是寫實的城鎮/社群/房子, 或是抽象的情感/心理/智識狀態, 其實就是我們的整個世界, 而我們最深處的慾望就是讓自己在‘家’裡能夠自在快樂—即使這個願望或許永遠無法真正實現。

CUP: 從前你的創作靈感多來自城市的生活, 比如餃子店或者電梯, 近年你為盧森堡工廠工人, 慰安婦創作,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HKW: 不管處理什麼樣的主題, 我的創作總是從尋找音樂性出發。之前我比較專注在如何理解自己週遭的環境, 也就是你所說的城市生活。近年的創作則傾向探索集體形塑的社會空間, 不論是存在普遍社會意識外的, 或是在我們意識內卻一知半解的邊緣空間, 我其實在問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如何嘗試認同慰安婦阿嬤們的痛苦? 盧森堡工廠工人的勞動跟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關係?

CUP: 每個創作背後都有一個message,如果受眾不明白作者原意,那算一個成功的創作嗎?

HKW: 我自己最喜歡的藝術作品, 都帶有某種程度的詩意 (poetry), 甚至讓你有點困惑, 安靜地挑釁你, 而且不怕冒險及犯錯。所以, 一個所謂的成功的創作, 我認為本身就是一個paradox。

CUP: 你的創作嘗試在溝通方式上突破, 這些年你有甚麼有趣的發現?

HKW: 我現在的工作方式, 越來越像是一個組織者、製作人和編輯的綜合體 (organizer/producer/editor), 在嘗試突破與觀眾對話方式的同時, 自己也越來越意識到與合作對象之間的溝通和權力關係, 而這種無法避免的與合作者的權力關係, 必定會以某種形式在作品裡呈現, 所以在創作過程裡, 與合作者溝通的開放性對我非常重要, 因為我相信, 這種創作製作的透明度, 是有潛力在作品裡形成一種具有開放性的檢視空間。比如說, 在《Music While We Work》裡, 我希望透過攝影機鏡頭‘守株待兔’式的距離感, 來呈現攝影機和退休工人之間、手裡握著麥克風的退休工人和現任工人的勞動之間、退休工人和配偶之間、攝影機和工廠等的政治權力關係。

CUP: 你最滿意的作品是那一個?

HKW: 我最滿意的作品總是接下來要做的新作品。

CUP: 在台灣做藝術跟在美國作藝術有甚麼區別?

HKW: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不管有無任何合作的美術館或藝術機構, 需要先有單打獨鬥的心理準備, 然後你就會發現自己處在一種比較好的工作狀態, 其他協助就會像是收到額外的過年紅包。

CUP: 甚麼時候發現自己對聲音有興趣? 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HKW: 我對聲音的興趣來自多年前搬到紐約後的語言不適應，以及文化和社會上的疏離，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無法適切地用語言了解別人和被了解，聆聽於是變成我理解周遭人事物的社會媒介：你聽到了什麼，或沒聽到什麼？為什麼你聽到這些或那些，和你需要做什麼樣的努力來超越語言？在語言的框架裡，你又能感知到什麼？你如何有意識地組織你每天的注意力？這些相關問題成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份。即使現在我聽說讀寫英語都沒問題，我還是不斷尋找或把自己放置在其他語言限制的情境裡，我喜歡這樣的刺激和障礙。不久之前，我在哥本哈根一個嚴肅的晚餐裡聽了三小時的丹麥話，感覺好像聽了一場很久的實驗音樂會！

CUP: 你作品的社會關懷意識很濃厚，這是從哪裡，怎樣培養出來？

HKW: 我喜歡變化，包括社會政治層面的變化，你覺得我作品裡的社會關懷意識單純地來自我本身對這世界的關注，對我來說，創作和生活是同一件事。

CUP: 你最欣賞的藝術家是誰？她/他怎樣影響你？

HKW: 美國前衛作曲家/哲學家John Cage，美國前衛作曲家Robert Ashley和澳洲表演藝術家Chris Mann。他們對我最大的啟發是，藝術創作是一種 proposition，更是一種學習過程的形式。

CUP: 藝術能影響社會嗎？怎樣影響？

HKW: 我相信藝術有能力做為影響社會的中介者 (agency)。當我們欣賞一件作品時，作者可能不是直接告訴你要如何影響社會，但透過作品的暗示、提問或隱喻，我們被帶領去思考關於我們所處社會的種種，而這種社會或政治意識正是能影響或推動社會進程的元素之一，而個人的社會意識如何能轉化成行動則需要一個更大的集體意識。

CUP: 你怎樣看艾未未？他是以藝術影響社會的例子嗎？

HKW: 艾未未使用他做為一名國際藝術家已經擁有及被給予的權力去試圖影響社會，我尊重他對自己信念的堅持，他同時是一名藝術家和行動主義者。

CUP: 接下來有甚麼計畫？

HKW: 接下來在維也納、羅馬、哥本哈根和臺北等地進行幾個新的計畫和展覽，我現在對‘集體討論’這件事很有興趣，也將透過新的計畫來探索這個主題。

CUP: 對年輕的藝術家,你對他們有甚麼忠告？

HKW: 我還算是一個年輕的藝術家吧？不過，做為一個創作資歷不算久的藝術家，我相信一種唐吉軻德式的“堅定”和“誠實”，即使這聽起來很陳腔濫調。